

## 孔品屏新著《江南印记》序

□孔品屏

灯下漫笔

编者按:《江南印记》是一本以艺术史为框架,在“江南”这个特殊的文化区域范畴中,讲述中国印章及其相关审美文化的普及性读物。作为上海博物馆“江南文化丛书”中的一种,它撷取了战国至近现代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印章,以丰富的文物资料呈现两千余年中国印史的吉光片羽,其中就有冒广生家属捐赠的水绘园冒辟疆父子及金玥的三方“八面玲珑”章。

江南,本是地理方位名词,在漫长的历史时空,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具有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共性,蕴含着审美意趣、荡漾着文人情怀的概念。在江南文化的范畴中,印章虽称小道,却既为凭信,又可寄情托思明志,在文人心目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。

明代晚期,以吴门文彭为首的印人群体普遍接受并使用叶蜡石入印,使延续两千多年的凭信之用的印章,变身而为一种具有雅玩抒情旨趣的艺术样式,进而衍生出不同地域、不同风格的诸多篆刻流派,形成了中国印史上秦汉印之外的另一座高峰。作为流派篆刻的代表人物,晚明活跃于吴门的文彭、何震、汪关,清代的西泠丁敬、怀宁邓石如,以及仪征吴让之、会稽赵之谦、安吉吴昌硕等,均为印史上的大家,他们的篆刻名作广为人知。

不过,本书的意图并非跟大家分享如何从美学角度去欣赏名作,而是选择在印史发展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,通过阐述作品背后的故事来触摸印人,剖析印人和印主之间的交往,找寻推动印史发展的关键时刻,了解当时的社会人文背景。简言之,是希望由印及人及事,以一种更有温度、更具重现感的视角切入印史,捕捉印章艺术发展史的浩瀚银河中那些闪亮的星辰,更真切地触摸它们的光芒。比如被尊为鼻祖的文彭,为他代刀的刻手有哪些?在何震生前,同时代的文人们如何评价他的作品?文人篆刻群体出现的前夜,印章又有着怎样的面目和功用?

本书视野中的“江南”,除了空间概念,还包括时间这一维度。

较之文人篆刻艺术,文人用印体系形成的时间要更早一些。北宋以来,文人阶层对印章的功能、印文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新的要求,从而形成了具有文化性格的文人用印体系。这一用印体系与传统印章的实用性质完全不同,在江南地区发现的文人用印中具有十分突出的表现。如北宋末年钱世瑞墓出土的木质组印就相当典型。

这一组印涵盖了名号印、书简用印、表敬用印、闲章等,功用丰富,而印文风格之多样、刻制工艺之精湛,足以作为此期文人用印体系已臻完善的明证。再如南京出土的一批东晋士人所用六面印,除名号印、臣印外,还有用于公文的“白记”“白事”“白笺”等,一印六面,既满足了功能需求,又方便携带,颇见巧思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其印文文字突破了常规之缪篆,采用了当时盛行的悬针篆,这是当时士族阶层审美意识的呈现,也可见在印章的艺术化发展过程中,文人的审美取向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私印中,官印亦然。隋唐官印印风的形成,就是受到了文人书家重塑小篆规范的影响,从这个角度来看,浙江安吉出土的“金山县印”是不能绕过的。此外,还有涉及史地、官制的讨论。如“浙江都水”这一江南官印名品,前人对此多有研究,亦存争论:“浙江”是江名还是地名?此印是职官印还是官署印?这些争议吸引着我,相信也会吸引好奇的读者跟随本书一探究竟。

印章作为一种中国传统艺术门类,其独特之处在于,除了印章本体是完整独立的艺术品之外,由印章抑钤而成的衍生品也能充分体现出本体所具备的实用功能,同时又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品而广为传播:印鑄于金,金即有属地,成国家货币;印抑于泥,变身“封泥”,成为研究史地的第一手资料;印钤于文书,使其具备法律效力;印钤于纸,可汇辑成谱。因此,本书探寻和筛选的范围是自古以来与江南相关的、具有代表性的印章实物、印迹、印谱等,其中又以科学考古出土品为重。如20世纪50年代考古出土的战国晚期泥“郢”,它承载着上海先民最早的文字遗存,悄然见证着这一地域两千多年的时空与文化蜕变;如明代张永馨道士度牒上的九枚具有法律效力的黑色花押;如明代海上望族朱豹、朱察卿父子的玉石铜木组印,等等。印谱方面,则择选民国时期江南藏印家丁仁、高时敷、葛昌楹、俞人萃合辑的《丁丑劫余印存》,以及由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编集的《鲁迅笔名印谱》。前者汇集二百七十三家印人、近两千方明清篆刻名印,被誉为“篆刻丛谱之冠”;后者成谱于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,可视为篆刻文脉绵延和印人创作复苏的标志。

有学者说:“一心一意只关注视觉形象的艺术史已经开始失去市场,而那些更注意艺术家工作情景的艺术史则逐渐占了上风。”这是艺术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提出的要求,也是本书所希望呈现的。

## 我与民生银行的翰墨缘

□曹璟如

记得多年前,街头上出现了民生银行。我对妻子说,银行真是与市民越来越贴近了。我在民生银行办理多次业务后,果然觉得民生银行的服务点点滴滴事事处处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。在几次参与民生银行为民写春联活动中,倍感民生人的谦和与热情,感受到这个银行的温馨。

那年年底,街道上人们明显急促的脚步,显示热闹的春节即将到来。我们协会里通知我要抽出半天时间,帮助民生银行到东郊庄园为市民书写春联。那天下午两点多,我就到了现场,因为有庄园管理办公室预先准备,不一会儿,一批又一批的庄户主前来免费挑选喜爱的春联。民生银行两位工作人员忙前忙后,顾不上喝上一杯水。许多市民想在家门口的罗马柱上贴上一对六尺长或八尺长的红春联,民生银行都已经帮他们想到了。许多市民领到了长长的春联,啧啧称赞:民生银行考虑得真周到!

那天写春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本

来两位工作人员想请我各写一副春联带回家过年的,哪知道最后来了两位大妈,因没有拿到春联而十分懊恼。民生银行的工作人员忍痛割爱,将刚刚卷好的春联送给了这两位大妈。

像这样的送春联活动,我和民生银行连续合作了好几年,而每一次写春联时,都会发现民生银行人员热情的身影。

今年农历五月的一天,突然收到民生银行张经理的微信,说他们挑选我代表民生银行的客户,用自己的感受写一幅字。时值晚上六点,家里八尺大幅的纸已用完,我二话没说,马上联系友谊桥文宝堂老板娘,让她等我一下。我风一般骑着电动车,买了八尺宣纸。回到家里,顾不上吃晚饭,写上“服务大众,情系民生”八个大字。写完后,感觉还没有完全表达我对民生人的敬意,转而又写了两幅小品,准备送给张经理个人。仔细端详,盖上印,才去吃晚饭。

第二天,正逢近年少有的梅雨长季,我还是兴致勃勃骑上电动车,把书法作品送到民生银行。刚到银行门口,一场大雨浇得我像个落汤鸡。冲进大厅,张经理早早等候在那里,又是端茶,又是拿纸帮我擦雨水,一阵热情问候,让我感到满满的暖意。

本来两幅小品是送给他们个人的,但后来我看到他们也装了框子,同样挂在客户活动室门口。我感慨,民生人已经把自己的家!



紫竹梅 孙镜福

## 忆我的外公外婆

□王辉宜

深夜,雨哗啦哗啦下个不停。雨声勾起我对外公外婆的思念,欣然着笔。

我的外公名叫朱万隆,身高1.80左右,方润大脸,浓眉慧眼,高高鼻梁,宽厚肩膀,一双肥大下垂的耳朵透着福气。听妈妈说,外婆的名字是外公取的。外婆姓季,身材矮小又单薄。但在外公眼里,外婆似长在绿叶中最美的花,色泽透明,故给外婆取名季翠英。

外公出生地是张家港,解放前全家搬迁至二案镇。由于二案镇地处长江边,有着丰厚的物产资源,外公就开了一家名为二案的饭店。妈妈告诉我们,外公的拿手菜很多,例如红烧河豚、鲥鱼,清蒸鲻鱼、白条,肉泥夹鲫鱼、红烧狮子头、白汤肉圆、红扒猪蹄等等。每天顾客盈门,生意红火,日进斗金。外公经商时对待达官贵人、乞丐穷人一视同仁,不嫌贫爱富。有一次来了一群乞丐,外公摆上几桌连续招待他们几天。面对外公的暖心举动,这些乞丐有的就不走了,留下来做杂工。外公经营着饭店,供养着妻儿老小。同时经历过兵荒马乱的战争,也曾带着妻儿老小颠沛流离地逃亡,这其中的甜酸苦辣镌刻在外公骨子里。

外公外婆共育有六个女娃,六个女娃都是外公的心肝宝贝。听妈妈说,当外婆接二连三生了六个女娃后,她有点气馁。外公没有责怪外婆,亲自下厨炖各种补品给外婆补身体,并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将六个女娃培养好。于是外公让女娃们学文化,教她们练毛笔字,并请私塾先生教她们读“三字经”“论语”“女儿经”等。女娃们在外公的精心培养下,个个茁壮成长。有的在商业岗位,有的在医疗岗位,还有的在文艺岗位工作。最让外公自豪的是四姑娘。

老四是解放初期二案镇上唯一考取石庄中学的女孩,在校期间她认真读书,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通卫校。街上的人看见外公都羡慕不已地说:万隆兄,你家出才女啦!老四走向工作岗位后,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一名县医院的五官科主治医师,医德好水平高,很早就能够做白内障手术,使许多患者重见光明。现在虽年过古稀,仍坚守在医疗工作岗位上,服务于百姓。外公的六个女婿,也是个个出色,其中三女婿为入赘女婿。三女婿出生于上海,解放后来二案银行工作,文质彬彬,滴酒不沾。能左右手齐打算盘,准确率百分之百。他在二案举目无亲,外公视如己出,平时培养他喝点小酒,从开始学喝米酒,发展至后来喝上白酒。目前,三女婿已经八十多岁了,依然每天喝酒,酒量还不小。如今,你只要去老三家玩,他总叫你陪他搞点小酒。六个女娃,老大今年91岁,最小的也有75岁,个个精神矍铄,享受国家社保及医保退休金,过着幸福无忧的生活。

一座土窑给我留下童年美好的记忆。全国解放了,国家实行商业合作化,外公被二案商业总店安排到头案代销点工作。上世纪60年代,有一次外婆要去看望外公,叫上艳军、我,还有我姐,我妈给我们扎上两只小辫儿,外婆煮的红烧肉、鱼等菜肴放在竹篮里,上面再用白纱布一遮。从二案到外公的工作地点大约有十几里路程,要穿过一片大约三四里的竹林。外婆边走边说:你们慢慢走啊,

不要把篮子里面的汤泼掉,穿过这片竹林就看见一座土窑,你外公的商店就在这土窑旁边。我们一路说说笑笑,小心翼翼地提着菜篮子。不知不觉穿过竹林,看见了外婆所说的那座土窑。我们绕过半个土窑,到了朝思暮想的外公商店。我两只小手扒着柜台,踮起小脚叫外公。外公正忙着接待前来购买物品的顾客,见外婆带着我们几个娃,脸上洋溢着笑容,并向顾客们介绍,这是我三姑娘家的,这是我二姑娘家的。外公还买了些糖果、饼干等食品给我们吃。晚上,爷孙几个围坐在一起喝着外公自制的米酒,吃着外婆做的小菜,其乐融融。外公常常说,手心手背全是肉,肉上掉下来的肉我全喜欢。是的,外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诺言。

十年“文革”开始了,因我爷爷解放前在二案开窑竹行,在那个疯狂的年代,我家也难逃一劫:爸爸被下放至陆家庄农场劳动改造,妈妈一次又一次地进学习班,关在二案收花站。后来,妈妈告诉我们,她在学习班里度日如年,因为我爸爸在农场音讯全无,哥哥停学务农,姐和我在校上学,我弟弟还很小,拜托同事照顾,自己在学习班上吃的野菜煮麸皮,精神快要崩溃了,她想了很多很多……为了解除内心的痛苦,她学会抽烟了。那时外公已患病在身,他了解妈妈的情况后心中难过至极,然后打听好妈妈住的地方。那时计划经济,凭一张条只能买几支香烟,趁着夜深人静,叫外婆从后窗户将香烟递给了妈妈。关键时刻,这哪是送给妈妈抽的香烟,是外公外婆带给妈妈的精神支柱,让妈妈重新燃起生命的期望!“文革”后期,妈妈被商业总店调至农村曙光商店工作,爸爸也被多管局从五七干校调至石庄区委工作。爸妈犯了愁:四个孩子无人照顾,怎么办?我姐姐性格比较懦弱,最小的弟弟才几岁。爸妈商量了一下,决定带走姐姐和弟弟去曙光上学。哥哥因家庭出生问题,没能上高中,在家务农。我继续留在二案上学,对我们疼爱有加的爷爷带着我和哥哥一起生活。那时的外公身体不太好,中风后出行不便。在外地工作的姨娘们带着全家回来看望外公,外公不顾身体有恙,坚持摆上两桌,招待回家的子女们。长辈们坐一桌,小辈们坐一桌。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,妈妈不能回家参加全家聚会,外公就叫上我和哥哥来聚会。他让哥哥坐在长辈桌上,代表我们的爸妈。

1968年冬天的某一天。我记得那天放学回家,妈妈说你外公像平常一样在上班,突然不由自主地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上,幸亏左邻右舍的老百姓闻讯后,有的带着扁担,有的带着小竹椅等工具,十几里的路程三步并着两步走,将外公抬到石庄区人民医院。当时老四毕业后,被分配在石庄区医院工作,她请来了权威医生进行抢救。由于抢救及时,外公的性命保住了,可他的左半身不能动弹,医生诊断为高血压引起的中风。外公生病后,依旧保持着帅气的模样:春天他身穿浅灰色盘着布纽扣的本装,夏天身穿本白杭绸短袖,冬天头戴东北帽、脖子围着浅色格子围巾,身穿双排扣的毛领大衣,右手心握着一块永远干净的手帕。他拄着拐杖,身上没有有一点油渍及涎水,衣着干净整洁,漫步在二案老街上,又走过了二十多个春夏秋冬……

在我心里,外公并没离我而去,他带着外婆乘着宇宙飞船周游世界去了……

